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十

記

郡國學記五

果州州學記　　西山先生

上中興之十七年既用累德修舊章從大敵國要結好命以華南北之民然天下徼於武事其當事始者不可聯舉咸觀上之設施後先以向休息之期上首敕有司嚴法駕視大學禮先聖先師幸敦化堂延見諸生命博士即聖讀進說于前所以旌勸其寵異者詔天下興學復學官之員數親御翰墨書六藝之文刻之玉石為訓於是四方萬里之遠人士皆歡歡抃舞知前所遭鋒鏑塗炭之禍非上之好兵也嗚呼盛哉其年秋果州之學成州舊有學已廢今知州王君遴之至也周視太息樂以詔書從事凡為屋百楹高明深靜得古泮宮之制藏九經百氏之書千餘卷為俎豆籩篚尊爵罍洗等器考於古圖皆合王君於此無遺

力矣尚足經紀其餘貲以增衣食用意甚遠會上命宣撫行甚最取
士以奉大庭之對州之士多在選中遠邇異之王君行於吏若
循不能者故屬予為記予昔遊南充熟其風教甚美又嘗与王
君為僚知其君子也王君為州有惠愛於士若期以遠者大者
夫士兢意正心脩其身則可以治國家天下此致知格物之大
不止挾文辞議論以干世取祿也士能知此則不枉明天子之
詔無負賢太守之德矣年月日左朝奉大夫新差權知黎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邵博記

武寧縣學記　　箕山先生

聖人之所謂道者本以修諸身而已天下見其然乃尊而號之
曰儒儒之力苟施之於外則大足以治天下小足以範一鄉古
之願治者知其然也思有以招徠之於是聘之於其鄉貢之於
其大夫三老焉然後不敢以其道獨善其身乃始於區內區內
之民被澤蒙休德之者遂以發耆佚以壽有不獲聘而貢字

也則以其道託之於空言尚庶幾乎後之人得以用於天下故得施於時而見於事者則是仁義之載於其耳目者也其不得施於時而著於書者則是仁義之發於其口者也夫豈以勸道為詭聲奇畫爵祿之器也哉自漢顯立為取士之科方以斯道為筮仕之具矣然既得之猶終身專門不敢叛其所習凡議法今商政事則必傳以古義曰吾夫子之徒云爾推諸漢氏而下其可勝言哉夫學古所以求入官者也既入官乃不古之學而惟求法律應會期以不給為憂視昔者咿唔之編以為决科可也其將無務於政為至嘽食鼠斃井不復省又孰暇問吾夫子俎豆之所也汝陽傌獻道始學於礼部礼部以其名上於天子天子官之求尉於茲邑獨不能忘所學慨然顧瞻含墳頹而嘆之曰今夫佛老氏巫覡氏皆以衣食其神之故則知嚴其棟宇潔其粢盛而吾夫子之徒既已貿其學究於齊民之版而登于百執事之籍孰其師者乃反出其下遠甚師之不崇則於其道

何有安而不作我則有罪即請于令以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廣其堂而新之其四墉繪其高弟七十子及諸先賢之像我冠垂紳左珩右璜儼若侍闕里而游洙泗者也邑子弟觀之其益加敬於吾夫子之道而復講問有從隸業者有考釋求有淹亭闡之以為法宜書使為士者知在家而習之在邦而行之終始典于學悉如乾道者則返三代之俗斯不難

綿州州學記　　西山先生

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則置于天子之都而天子甸服之外公侯伯子男之國亦各有之凡年十五則入小學十八則入大學春夏學干戈小樂正大胥教之秋冬學羽籥籥師丞教之贊之書射習鄉者皆至焉非特士也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舉皆至焉其有不率者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尚不率則王親視學故有事受成焉有征伐獻馘焉有獄訟獻囚焉國之士蓋未有不由於是者焉然所以善者章[illegible]

羽籥而已其效乃至于民化而俗成三代之際於斯為盛後世執觚學哉顧與公卿大夫各治其職自為一有司而不相通其鄉之秀民來而為弟子員者所習惟其言其於國之治亂民之休戚以為吾無與焉公卿大夫亦曰彼所職非吾事也其亦無與焉公侯伯子男之君亦曰吾鄉之秀民姑於是待聘吾將論定而後官之古之所謂庠也序也校也所以養天下之才而作成王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内國之治亂民之休戚屬焉其事蓋大矣后世乃莫知古之為教者何也干戈羽籥者文武之道而寓於器者也執其器則求其道蓋質而近於實故如夫子戰則克祭則受福矣捨干戈羽籥而專乎詩書禮樂則散於文而沂華文武始判矣學者皆負努力而窮究其言以無適於用漢之平津侯兒大夫則不與衛霍其功矣明將庠也序也校也為廢苔耶始予過巴西郡其黌舍不修明年過之則修矣教授楊岳進曰黌舍固修矣又市田五十餘畝

為吾弟子貞者有以食鄉長者之力而升大夫之掛也予歎曰鄉之長者能憫其舊而新之有不待化而成者此邦之俗其將近於古歟上之人無謂今非其職而務盡復于古有求必於是焉謀而如三代之時則子之望也

信陽重改建學記　　洪內翰

學為王者事三代共之然非遭世大寧不克也靖康建炎之際九縣震蕩淮壖最不幸荐為戰場貴人御天中興馴復者定而被菑深亂夷傷已酷膏肓之疾未瘉又加厲焉正方金良藥蚤夜扶掖勢不得為壯人明句信陽是已嘗自申伯始徹國歷漢晉朝南北爪分鎮以司州莫府襟帶隋唐犁庭表緣為必爭要區背義陽之險黃峴武陽之阻酋才長猷日尋於山谷間人如驚麏無所定止何況于今接境一邦不能滿四千室凋弊極矣烏識所謂思樂泮水青青於衿者哉因學依浮圖僧房偪名曰學校丘墟叢薄射矢殿功製與簡故奏秋稱莫始不可

立過者視如贅疣裏番陽余侯董出守嶠其大野訪表揚也夫
東有鄉先生張如松空地并將經營改為來果而去越十有三
載河内閔侯良自至欲然謀必成造遠之初張子闓從父命
盡持地予官即日作殿堂齋廬以楹計者含五十鮮一錢之費
必出於公片瓦寸椽不忍民爲取山川秀麗至于敞豁高明殆
豈市囂之聲弗聞且將料籍田使居者續食其區區者一旦詩
書誦弦乃幾与齊魯爲書其不異茅左郡邑皆相傳數學良以爲
莫可及方朝家垂意長吏命教爲學則梁宫育士職應亦宜若
其易不難顧施之矣閩立越間可也茲壤士以大當理裒補敗
之余頹賦益料數來崇朔而勤之罹不給尚何暇講讀編畢耕
思慮於按帶外平侯爲政於是爲可書矣侯甫冠敦篤游庠
擢高聲作詩勤學既理既而用門功業武爵敎相國又靖梁公
雅知之邁亦奉詔晉為臨邊州聞其設施章章為讙如以善評
來謁言一敬把筆不辭信陽郡郡學宗行教授事与諸生之長劉

名脩蔡居仁陳晋之及張君皆致力於斯役宜一切得書紹熙二年十二月四日記

靜江府學記

南軒先生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夔始于郊而熈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三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今處廣袤始安郡治請于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其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

非弟者一事之不貧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誹孝其不可遽汲乎孝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意心者也万事之宗也惟一故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孝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万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孝者求此而已嘗觀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孝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噫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其未也不敢何足以啓告於人屏侯盛意勉為之書

袁州學記　同前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

古舍錄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
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庳陋弗克稱至于今
守乃慨然按其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
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其謝
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生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
攷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
其德有四仁義礼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天典之
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学
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
設官以董涖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
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蓋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
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
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学校
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学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

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推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為記今守名杓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雷州學記　　同前

淳祐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宫是歲白以頹壞今爲葺治一新願請記以詔其士且希白先生嘗爲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白先生實某之曾大父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廳壁俱存故李侯援以爲請然某幸得備前事于此所當以風教爲先務聞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况李侯之言如此哉嗟乎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爲善則天下之正逵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合

其正而弗由以負自陷於崎嶇荊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故耳蓋三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習禮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與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為善則其於舉措趨舍之間皆有以詳審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途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此學之功也自學校不明為士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動已昭事徇於便安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達志矣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夫惟徇於便安而志其苟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間視其所為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萌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為而然至挾策讀書亦是意耳終身由之而以為當然其

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與矣後之爲治
於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之人者嘗考其
古欲則學校之教其所係顧不重矣哉今李侯既不鄙其士而
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為教者則又不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為
利之說告之使不迷其所趨而豪傑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
者從事於洒掃應對之際以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從師親友
久而勿舍將必有能辯之者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李侯者名
防長沙人

宜州學記　　南軒先生

淳熙四年某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主管機宜文字韓璧聞于
朝曰璧清介豈弟願假守符俾教遠民詔為宜州使道之官宜
為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為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綢繆之
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率其職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
以修復之蓋積累年而後成廟宮既嚴講肄有堂生師有舍門廡

庖湘悉具合境人士歎息誦詠伻來請記方韓侯之為是學也或者切笑以為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因宜寡士亦何以汲汲為某獨以為不然蓋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與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此使為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其鄉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上叶力一心守固攻克又敢御焉況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伏其心志柔其肌膚執者不偵況於秉彝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間遠近方因曰寡士一然如唐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著見於后世宜之士由是而作則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文安知其所成就不有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叙其學之成樂為書之

果州栝府學記　　方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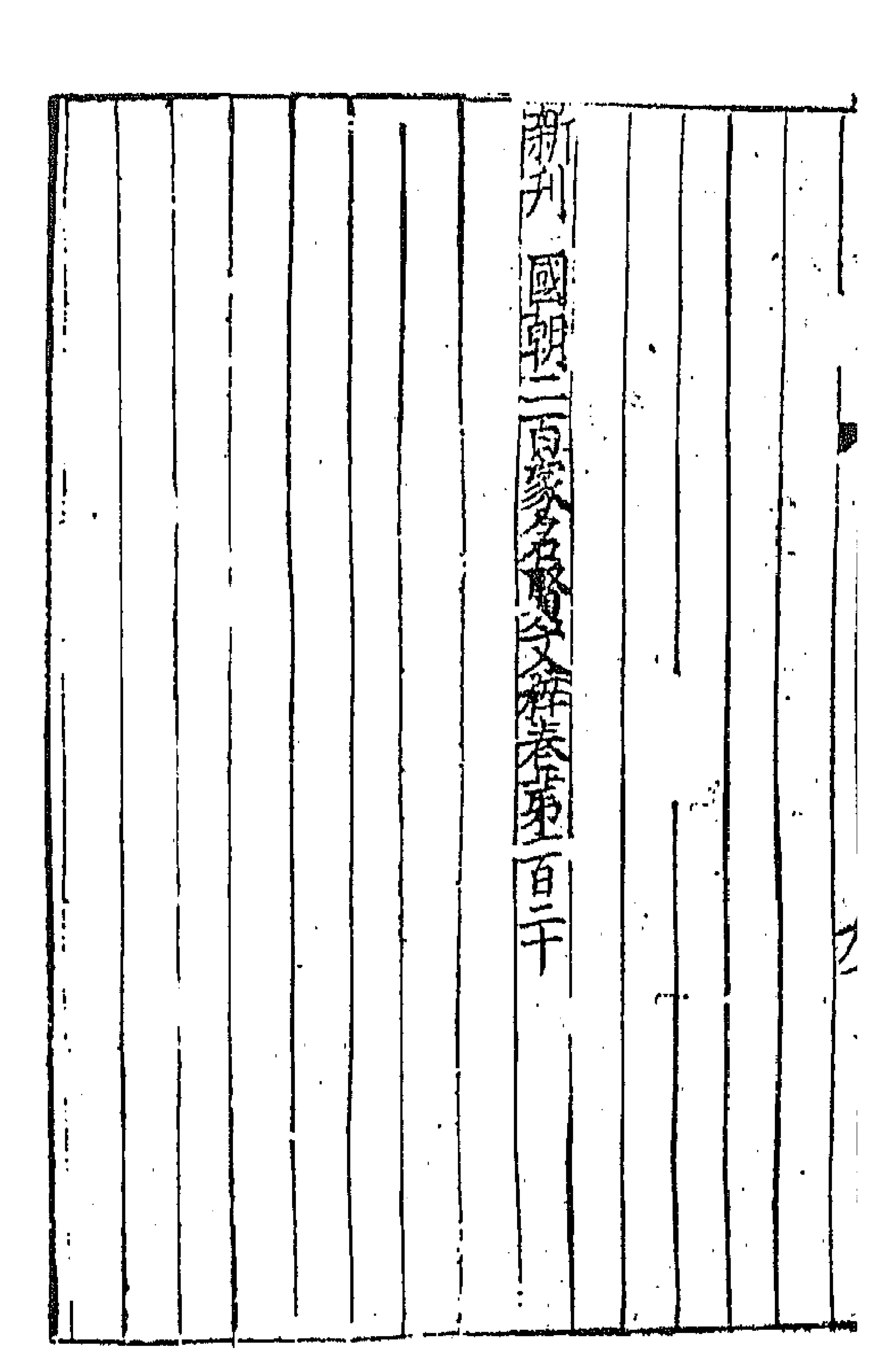
吏治不以學而文實遂分嘗推今哉文可喜而實不切則儒厭
吏者忽之不講非學之上於文用意於其文者過也古之為學
不必宮廟庠食之修而實之乎名首於四人之善所謂作而行之
者自有成說使工農商賈不能為吾之所為而後士可貴也井
田既壞而一時迫急盡委其實麗以欲速而文於無事既至為
浮言豈特管商之罪道變于時勢之不近於進今人之食於古人
者責其實先以自力乃於簿書期會自吏以俗彼未肯安乎俗而
抵吾以文則益病矣儒憚于吏則吏之俗日勝而實不分表裏
緣飾周孔之所不盡言未可與不知者言也蜀中安以為州區為天
寶民安於朴不浮于文詩書之習如河潤然有不涵者名相
如則長卿之舊遊也後爵首巴郡之安漢而郡以繁處稱亦以
文為可觀者其俗亦華此名亦多於儒獨學宮未新其曰以名縣
之意太守趙侯若拙万里遠來与民相安不開而治明敏速簡
將吏中儒不隨俗廢侯至之明年蜀者言宜修教不煩民志其規

文於其暇大新三邑之學出錢粟以市田分給其廩凡五千五百緡而相如得一千五百緡有奇為田若干畝堂房齋廡民不知役僚然更新使士子一意以飲於學此意甚美學既成邑簿趙浮合邑士之詞走人資士正記於李右欲以示侯賜石因得之而浮力請千里之往返不倦吾學于右其又必非競飾於所不滿者則又知侯之盛德不可不書也雖然司馬長卿自掇於文邑士之所當戒靡麗不止僅與鄭衛諭蜀之行至用與法以其文侈蜀而以寶遺患者可勝言哉通夜郎西襄大發巴郡之卒此邑預焉今顧習其文而忘其實之為怨長卿可以為愧于地下矣邑士繼今無惟其文之可慕尚勉其實以洗長卿不沒之愧此趙侯所深望者侯今政成將去必以文實為一則薄于用已於刻若其兩擧乎一邑何私為哉乾道四年正月日記

富順監學記　　方舟先生

仰惟紹興渡江在所立大學置博士弟子員郡國皆立學宮以

原士所以作文治恢壽道逞幽遐陶士興也　主上紹尭作興
馴用不致中外齊枝增更有加於才華出輔於緝熙甚昔尖哉
富順為縣治地為川徼三歲取士比列郡而泮宮庠序制度未
洽善擲禮者以為必有壯斯責矣守吕李迥至之三日有謁且
曰政無先於此即議新之士木丹青壹因舊致用勤力不煩而
神明恢拓豈特輪奐耳目而已哉橫經之堂肄業之室升降有
階食息有洲而監之學具矣謹按富順本瀘之屬邑晉名富世
唐改富義　國朝又改富順而割瀘之邑別為監治初以羊益
取利而富其名者以世為義以義為順凡三易其名是必有訓
且顔子原憲曾參為孔門高第而陶朱猗頓所取孰名一州之
士必知所擇矣夫侯之所以寘吾君作成重意而惠此邦者
士子將何以副上所今與侯之德哉哦於藻之章以究志侯之
賜而中和樂職行且得以藉口以旅庭實者亾万里鳳翔在下
年月日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苐百二十

記

祠廟記

睦州夫子廟記

刁謙議

夫子之道布在六經深於六經者得其時遇其主而用之則王道明焉予受其賜也夫子之廟列在郡縣與子郡縣者嘗其禮絜其誠而祀之則廟貌嚴而諸儒知所宗也不然則奎之道未融鄉大夫弁徒背義而朝廷禮樂皆是而非也祭祀之擅不脩士庶民淫祀徼福而春秋享奠如存者在也宜其宮墻闐廢草木雜莊祠宇荒蕪風雨不庇矧浙江之右桐谿之濱建邦于山邑之間居民多水潦之害歸然舊廟審迹遍溝當子城東南之隅在故壘闤闠之下漸離頹壞困五數仞之高臺廡湫隘且非兩楹之側水至則兩楹斯浸水落則塑像其類不堪庳陋之處安知尚明之祀加以俗巫交感徼求未偶之靈風教未還

奔夫金人之福亞乎祀先聖尊先師食祿者忽略而不知為儒
者流湯而莫志也嗚以東嶽待封之歲移數員郡北戎薄伐之年
議遷此廟人來獻地縣亦元徒倉賛遏仲哥欽謀之議成張亮
言輔成之暨習鄭士直亨方經營之七月某日興役也八月上丁釋
奠也廟無祭器王尊以請之郡無經書亨以求之諸素王之
新祠成斯文也列聖之遺像顯儒賛也羅異翼諸廡不設自
而成僂僂憂恐不俟募而爭請乎鄉飲酒之禮久廢人不知尊
卑黨有序之學久廢人不識廉恥列郡無軒懸之樂祭不足觀
在笥非衮冕之衣禮不足取自華甫咳之詩寢則征以樂豈不孝
不弟之心頓宮墻簠簋之儀亡則無以訓為臣為子之孝然要不
立則犧尊無所就禮不備則犧牲無所措是以架為樂懸像其
祀事請遵豆古器復雅樂之稽儀義參之者可以交祥明觀之
者可以兵勸教祥明交則福至善以教頭則化行天下之澆淳孝
時禮之用捨由乎一人故顏回請問邦亦人也言動日回亦人也若

然則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必也祖述夫子之至仁憲章禮
天之亞聖則文中子亦人也韓文公亦人也乃知取法於亞後
季子問禮於柱史老聃生而知之乎學而知之乎勉人之學讀
是碑也還廟之志見是記也罪言者得於斯與知言者得於斯時
雍熙三年八月日記

蘇州崑山縣文宣王廟記　雷夏先生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
皇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
以窮於旅人終於陪臣非大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
風則顏閔之科稷契之輩也兩觀之誅禱四凶之罪也自然
王道至而我無為垂衣行而人不知時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後
之美者必曰無德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讚善
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哉昔
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得輕議其德業哉是

諸郡姑蘇稱大省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耕以魚鹽之利漑乎
朝名之地昔在皇唐是爲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
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寔倉廩而禮節未知所富
庶而教化不孚爲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虞公世爲儒流特
號甲族自起家之道歷宰邑之資而所在播其能名錫類屢異
以次大來之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
獻圖籍尊王室也上思泰來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守
始得公以宰吳民受其賜降璽書以褒之旌善政也秩滿受
代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去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之曰
咏政績外聞吳既流未幾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畫
月而治以為人者學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焉可
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其址蕪以蕘先聖而不修
大一年矣公乃出俸入舍以營之同僚悅從耕吏弗違乃屯拓
乃度材用宣之宮圖其費以出之數剏之廟樹之二庑揭之殿堂

嚴殿門闢廟貌斯偉歷以丹漆飾以玹墁制度合其式又力役資常平
儼像乃像素王設㒵垂拱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
甫衣逢掖儒者之服偹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
與上丁之辰行釋奠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簠簋潔牲牢豐粢
贄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聲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
民具爾瞻觀之如堵墻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行矣禮樂之道
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而如丘一変之風聞詩書而及貫識者
日昊地澤國也竟丘海隅也舊諜伯俗未行儒風恭明君以文
德敷万邦非良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尊先王之教移小國
之風者哉吾宰秦德鄰執聞善政要擢茂績俾述斯文雖言雖
在於聖門不朽願刊於貞石時大宋雍熙三年十一月初四日記

晉縣孔子廟記　　河南開先生

宋興八十載天下又承平天子端拱遵祖宗法度講禮文發儒
賢欲以一聲教格民及大和為吏者僅上化其治大縣務竟崖

恥以持法，景祐敢能名專用厚風俗向廉遜為俗，故郡府立學

校尊先聖，廢十六七。河南為天子西都，建國子學，稱號與東都

併。其屬邑曰鞏，距府百里，據大道之衝，河洛所會，舟車之饒，民

以富強。先是縣之先聖廟[illegible]為水壞，材亡地污，不復興治，凡釋

奠行禮寓今署中且十年。大理寺丞孫君惟章既蒞邑事，顧曰：

此要而民富，禮教所宜先，今先聖廟如此而弗謀，非所以稱畿甸

之劇，其為鄉者吏民羞其易而新之。於是相縣署之西偏以營

焉，且上其狀於府，得民施它祠錢六万以濟其役，募善工，聚良

材，堂邃而序後嚴，以尊學有會，齋有次，踰時而成。邑民休之，相

與議曰：茲廟之興，既營既勤，皆由吾孫君，不志不刻，無以章君

之化。遂以文來請其撰著。今縣皆立先聖廟，釋奠以春秋，唐韓

文公所謂郡縣通祀孔子與社稷者也。自五代亂，祠官所領在

郡邑者頗廢墜不舉，間或增祀，率淫妄不經，獨孔子尤優其奠，

[illegible]能益增其所謂通祀哉。今朝廷向儒術，西都建學

官衆生員爲郡國倡始肇爲西鄙屬縣能尊先聖以厲學者爲他邑之興學從善又當自肇而始且不失著令通祀之典者君之舉其賢而可喜哉年月日記

穀城夫子廟記　　六一居士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樂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徒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

以其著之故得不廢孝廢矣無所從祭則皆自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釋奠者從見官為立祠而州郡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釋奠社稷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者見者怠焉因以謂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以

圖記簠俎豆籩篚鐏爵罍簠簋凡若干以為其邑人行事未與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修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號不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号以褒崇之講正其礼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不責者謂之不急務城縣政久廢狀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樂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謳謳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宋城縣夫子廟記　　徂徠先生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殺也一政不行則缺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彌亘億千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絶莫亂於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宋齊以愿虐城猶是曰聰曰勤唱誕放邪曰翫曰釋下至唐季挺武離叛昏君梟帝莫不殲殺衣冠殘擯法則敎辨詩書壞文剗禮易呼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

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悉由根柢固而枝榦茂也源源浚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為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為枝榦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為源源不亦濬乎孟荀楊韓為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蝕焉山嶽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蝕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窮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尊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京縣天子祠宇尚缺春秋則釋奠於令之廳事噫其為教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為尊而不敢瀆慢於是拓地守遷祠數十區取其材作廟于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雘煥焉穹穹[illegible]陽騖闔陰夫子被王衮冕執圭十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八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朝覲俯乎記之盛嗚呼異哉李大

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宅毀異法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聖
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皇祐四
年五月一日

嘉州平羌縣新修夫子廟記　　石室先生

旭川道士李有慶過叩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羌者其令
尉相與增修夫子廟成欲君侯之文以紀歲月且未敢使有司
恢君侯可否應之曰余何者敢當此雖然二君與子無一日之
舊不以爲鄙陋人而獨見讓於余意特厚或欲爲能其事矣但未
能知其所以廢起之由爲此復何讓道士曰聞之其先有屋數
椽惟春秋二丁奠令始一過其闕謁行釋奠禮者卽出西闔户
不復顧風揭雨淮鼠竊清夜爛類墜墻落如也嘉祐元年令
始革馮君孙創殿一區塑天子像圖十哲於壁後尉弟升甲
安靜椽葺爲者公此景君思顧以丰侯子試事爲之佐二君幹敏
而文智參謀同皇地繩其復圖補完縣之秀民呂勳等遂言鄉

教就集概率領進材用及章奏不起五年丁亥冬之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廢公不暴私凡若干楹內外悉具虛敞深靖崇厚有制其移建建觀雜饗籌藏俎豆儲典籍召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俊子弟抱書挾策來立門下願肄業于其間者二君咸與之進勑教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爲令也今夫仕進者不自討其中之所有而所治于偏辟則嗟悔怨懟一切苟簡不事事或倚上官視聽不相及恣用貪狼推剝其下以厭已之欲是此等天下常不少矣今二君所治之邑在蜀無甚饒且小而能先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深其耳目是知爲政之大端也彼得書期會之末略解事者皆能之豈足爲二君美哉道士持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然甚略云年五月十五日記

遂州文宣王廟記　蒲左丞

茲昧勃欝浮於空虛運於兩間者擴於方類而不息者天地之

氣有迹順然而其發於物也無厚薄光明其大擴於古今宜
於日月能終於萬世而不絕者孔子之教教有賢愚然而其被
於人也無遠近氣無厚薄而有數之生有不齊焉者過在擇措
之人非氣之異也教无遠近而四方之斈有不同焉者失在倡
勸之人非教之弊也枯原瘠野可使為豐壤夷裔貊貊可使為
中國耕勸之不勤闢墾之不立地雖美求其桑稼之收嬉戲孺
子皆知不可禮義之不修忠信之不行人雖材求其聖賢之歸
委巷小人皆知其不能告於人曰地不足植而不耕是棄其地
也告於人曰人不足治而不教是棄其人也棄地者猶引而入
於飢寒棄人者將引而入於禽狄飢寒至禽狄之地將何所不
有今四方之斈可謂至盛而持其術者可謂不棄其人矣然猶
教化之所決風俗之所尚與其講磨養育之具獨完於京師侵
廣於齊魯閩益而盛大於吳越惟蠻為西南之陋當天下斈者
論然尚勸之時此邦之人尚不識書是廢格詔郡縣立斈今離

閩閣直學士廬江何公外為郡別乘始能用文章理道感悟其
俗於是人漸知讀書迨十餘年方有進士後又有以進士得科
名者廬江公既去歷二十載傳至于今秀民稍稍輩出而為之
倡者待其人尚如枯埆墝瘠而耕耨闕數之不復加故窮歲月
更寒暑終莫能豐碩所獲治平二年兵部郎中吳興陳公由三
司判官出領本路轉運使入境之日愾然傷孔子之教不大被
於一方乃下令風動諸郡使其守長招輯子弟以德義錯磨其
人守長承命虔不敢懈各勉僚吏以尸教誨襄州刺史長以貫
笑亦先諸郡整治庠宇完壞補缺設為規程郡之人喜聞而樂
從日謁於其家告於其父兄奔走入文字惟恐後時而不得群於
其間既至服勤詩書出入以時又謁於其友告於其子弟亦使
勵行取其身之不尊名之不高而孝父忠君之說不聞於耳目
日夜講磨疲不知倦四遠之人執業而就者負足在境學既
盛諸生以孔子之廟虛陋毀墮不容立堂不容獻奠獻之際

設席無地宿燎無所又謀於其鄉告於其常所往來而聞於鄰曰汙宮敗室安足為孔子之所居而稱書陳公所以尊聖人之意耶願輸財以新之是年冬孔子之四十六世孫以尚書員外郎來為轉運判官樂陳公之不鄙擴其人能均齊聖人之教助刮愚贖不以遠近為間使皆識忠信守仁義以自治也懽然協力以終厥事又以其家之廟像及冕服之制合顏淵而下衣冠之飾授於刺史賈侯明年二月賈侯相址擇吉率其僚屬從董於廟庭親畀匠指俾營屆攝官工私傭雜作衆治六月朝乃成豐宇廣廈明敞邃大中嚴孔子之坐冕旒服章悉用本朝之制而顏淵以下從燕居之儀翼侍左右并圖周漢已來及唐之大儒二十餘人於壁間籩豆罍樽盡易全禮器使就整嚴諸生將攷於新宮又謀於其徒告於其長有請於學官曰始者入於學懼無以承陳公之賜故群趨而朋來既就講肄又思无以謝陳公之教故勤行而力修術業既專所趨既明又嗟無以元陳公

尊德專業之意故率取以為廟今廟成而無所傳諸生不任其
責責在學宮學官當有以施其職也宗孟曰然是誠學官之所
宜為昔者魯作泮宮邦人是歌鄭侯修廟韓公有詩宗孟典領
學事實司文詞其初其卒又皆與諸生游泳於其間敢拜首刻
詩廟碑詩曰
夔於西南有國自昔人罕詩書士罕逢掖誰為豐腴獨此邦堵
簡簡陳公初顧嗟歎曰人則然其贖可别教开遠近人自損益
豈不在我示以標的使之得從安往不適下令諸郡風動邦伯
庶邦守長虔命踐踏璵寶右府庭序先關力跡淵源灌溉枯脉
旋不踰時丸丸其榱既攀且孜乃勸有獲公日來顧驅馬白顛
所流茷茷紫綬纏繞溫潤其音以勉其畫桓梁其椽以蚤其癡
與之酬揖升降司帶與之起坐左右接聯匪弃伊教咸樂親炙
四遊承風勉為文籍爭來於璵奔走交迹人修公惠衎衎朝夕
相視廟皃毀墜頹窄曰吾聖人是宅是來毛舊財輸金願就弟遷

吉日辛卯爰始斯役衆工勤事不待繩迫衆技勤擔其趨[illegible]
舊阿斯翼校廉斯敞僾見有嚴堂序有赫是奠是享神降斯射
公來在廟禮容莊煬公來在泮笑語悅懌克明克喜若有[illegible]辟
九公之仁浸漬涵濡孰為父兄不舞公澤邦人孔懷懽或論矣
學宮宗孟實在斯責作詩訖始以鐫金石

浦城文宣王廟記　　龜山先生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息而典章文物淪
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躬為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
禮樂而先王所以為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
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
拜之為道之存非以是為榮觀也　國家興曆年詔天下郡縣
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表以經術德義為一時儒宗適主縣簿攷
政以教育人材為務乃為其令謀即縣之東南隅築宮于其上
以延後世邑人徐觀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敞三[illegible]行堂廡

斲而毁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為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聽故所喟然歎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邑之諸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甓費於前用人之力與夫雕繪之工其費無慮百余万人樂輸之不為厲既而邑之士蕭頭以吳侯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為記予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詞盈天下士溺於所習貫其行而已予嘗攷之周官司徒以智仁聖義忠和六德教万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万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之射者樹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孰為中否也司徒以仁

聖教哉盖亦徒鳴一義與之為的寸於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孝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說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盖未嘗　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盖東南賢士大夫之林藪英才奧禀出而擢高科登膴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吴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詞以夸難之也蓋欲邑之士隸業於其中者既其文究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超聖賢之域然後為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濟北先生

群有司所治皆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亦十九不舉一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為天子北都而清平為畿縣並河水數至自慶曆遷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為屋居神民往來猶原止也今始至更道孔子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尊必從草閒吏曰則改

乃即次日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禮畢俛興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頫應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爲士者滋少令錢侯之來惻然悲出涕俳回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材甓堊在官者幾具始復興之人歡然從不勸而成有堂有從兩廡四墉拜列有所若祭器咸在而人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欲久於其道則爲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不以人之所急者爲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賢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既舉其細者有不容不信也錢侯名霄卿字元輔余王姑之子云元貞六年一月乙丑

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記

犀浦修宣聖廟記

王荃先生

韓愈稱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然社稷祀事死如孔子之盛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柳宗元亦言夫子之祀著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天子之

之道閎肆著邈二帝三王其無以倖大也韓柳以文名唐世矣
論孔子之祀因以推崇其道德然後知自生民以來未有如
孔子者學者嘗謂孔子之道德不過仁義而已亦大中而易行至
正而難犯天地之所以久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人物
之所以蕃山川之所以寧鳥獸之所以若莫不由此在昔堯授
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為之禮樂以文之
政刑以齊之施之天下而中國以尊四夷以服周衰王者之迹
熄而仁義之教幾乎絕矣孔子以大聖之資繼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所傳無其位不得行其道書之六經以遺後世自孔子
以來有生之類不至於夷者豈不知其所自哉堯舜禹湯文[illegible]
之治止於當時孔子之教垂之萬世其祀也固宜嗚呼仁義之
說行為人君者假已以安百姓為人臣者盡忠而不固其位為
士者難進而易退為民者親上而不叛則天下無不治矣天下
治而雖有夷狄莫之敢窺矣苟惟不然則雖崇其廟像衆其徒

敝新其舊覺爲猶曰不祀也　朝廷自慶曆中詔郡國皆立學
必有孔子廟至補傳爲縣隸成都治平間府君清獻趙公始營
而新之縣令馮拱爲記熙寧五年縣廢而廟猶存歷年既久椽
棟毀墜宣和中補校尉監鎮文修之至建炎四年有司議鬻營
田廬不與焉鎮人費大受以錢輸官而得之廟在田野之間
民居所徹大受又以其私舍易民居撤屋爲道以通往來今監
鎮張君𢡟見之愀然曰廟獨有一殿而其入無門其進無所爲
村傭牛羊踐蹂可乎乃出錢三万授鎮人舒惠等與大受之子
如湘使成之爲重門兩廡又闢其廡爲齋廳講堂及弟子誦之
舍亦奕奕峻致若完揭廟貌又辛亥歲二月張君率鎮之士子釋菜于
廟以其服行鄉飲酒禮觀者歡歎焉甚請記於予予嘉張君
聰明材智長於吏事故能尊道崇教如此是以樂爲之書

先聖文宣王祠堂記　石月先生

余舊得先聖畫像兗公侍側置一靜室日夕瞻禮每[illegible]像[illegible]

然此來孫章句程子山閣下朱子喜曰此必真矣乃命工以監木板刻之置在灣臺深明閣前之西室曰先聖文宣王祠嗚呼仲尼之道廣而微哉神明變化其大同乎天地其微同乎陰陽其為者明並乎日月其運行作成萬類不二窮極如五行四時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大成信夫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如若哉其性而天道子貢不可得而聞毋說絕塵回也瞠乎其後豈末字所能名言而測究也哉亦曰吾尊師之誠心曰尚子孫同致敬焉耳後之君子入斯室瞻斯像見必也肅乎其容儼乎其恭懿乎吾心而重礼焉觀顏氏子端立乎其旁擇善而問也紹興十五年乙丑二日秋日石月老人余某記

東館宣聖廟記

縉雲先生

浮屠氏之書專以為福禍勸世俗人閱敬佛得福毀佛得禍黃金素像恭恪塔廟布滿維供[illegible]凝聚跡於宗諸語夫子所言皆古今不易之道非有信證不出諸口其言勸子浚求根之說

雖亂其訓人亦無以示懼歆美哉祠廟之今徧國郡若州縣

偉有之未嘗有以己意私自爲祭者惟丹陵之東館潮頭一鎮

之頃滋多皆自念誦其言學其行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以文以安郡國三歲寅畏被其惠利至爲公卿大夫以受

祿而春秋二祀去州縣遙遠不獲奔走初丁盥洗降登自致其

誠敬報本反始之義不備乃合郡人之力作夫子廟於鎮之南

郊嚴寅精明薦獻有位曁序有所歲春秋父兄子弟滌濯齋熏

具酒醴牲餼蹌蹌濟濟祇奉祀事嗚呼可謂知本矣夫聖人之

道嚴外所以飾內備文所以豐實也今也福無所覬禍無所

避獨以道德仁義人倫大法之所自出從世自天子達於庶人

如病有藥如子有母如婦有家盛德大業天覆地載故中心誠

服如當時七十子者於是祠廟翼翼其學斯存祿饗酌獻禮儀

備具吾知是一邦者自今至于後日子若孫必不忍弃其詩書

之業孝弟忠信之行甘心不齒於鄉黨鄰里何若曾滿自流內

有以飾其外文有以豐其實教之所由興化之所自著有不得
不然者然束䩜衣冠異時仕不過州縣今秉毫荷筆入禁林參
法從栅頭自國朝以來未有登名進士與者今試禮部往往輒
居明乙焉呼吾夫子雖不若浮屠氏明言禍福而德亦不貲矣
古渝馮時行紹興丙辰嘗令是邑後二十有七年歲在辛巳時
行自假守沈黎被 旨造朝道過南山丹稜之人猶見斯事未
有紀載非吾舊令尹其誰宜為時行曰敬諾命矣不敢辭[illegible]
作廟以紹興壬申首作廟之議者邑相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十

記

祠廟記六

少陵東屯祠堂記　　簣山姚生

少陵先生故棲東屯在寧江東二十里其地有李氏之居李氏乃治旁舆為立祠東萊蔡興宗伯世嘗攷正先生之詩既卒篇因特祠具手廬旁與所立祠告之願其像黯昧且不類始更之加崇繪因歎曰斯可謂窮之至歟某曰世殆有其遇焉而先生特感時不克大奮賁踣敗顛伍然呼難遂歎驚趨間眷蘂臺而歌放蕩者幾十年亦已樂矣家後西游秦隴始入天子至爲廢食召而故陽漢中王競客之既老寬放猶所至諸侯遣騎問所須其豪長者皆爭進田居有亙頃之稻四十畝之園下至田父泥飲園官送菜亦不

問謂不遠於時矣今夫大塑風而學齒長俱微而耽玩彌篤與公者乃一去吏則過無所抵上下莫省問焉願欲退而耕又不能得田可盡力以自養尚敢望先生壯游之樂哉其窮才尹甚矣乎甚於是益傷風俗之薄也雖然先生之賢得公而益明而公之志不可以無所託而傳也故并記之年月日晁某記

新修南堂記

狎脙先生

紹興乙未夏天子淵燉欽念全蜀之民以敝於兵會成都請帥上聞念謚於二三執政欲掄文武知略閎博之士俾之保聚而休養之以寬恤其父兄子弟以厭其疆埸戎翟之不虞請以命于憂賢者宰相選第一二大臣以聞上弗許也已而曰朕得其人矣君見王也貴寶處度重之以舊為實任軍無易張燾若維士寵嘉之第宰相遂游壽能為朕行乎貴以朕意召前為丞相會公方致

事堂具述上旨公作而言曰上有詔壽敢不承宰相又曰公無
遽冀日後會尚執議之公曰維蜀之壞於秦維秦之毒於不啻
不武之戎瞿曰者雖詔和矣自壽策之未敢任其必信也上之
使而命壽壽逝不惕遽下拜而奉承之無乃墜天子命而抝於名
義以羞執事壽其行矣奚議之爲宰相以公語聞上歎息良
久曰朕覬張壽學術行能是宜陪禁闥參大事其去朝廷非是
而公請行以勸於是詔丞相御史以吏部尚書壽爲寶文閣學
士與成都府兼安撫使公頓首奉詔入辭致中自奏立言曰請絕
淮泗遵汴洛歷崤渭少覩吾故都中區之形勝而陰察
夫瞿人謁和之信誕因得與宣撫司規所以隄潄扞衛廣蜀之
封上許其忠自是之行至秦迺曰宣撫公天下才也吾之畏友
陛二公相見驩甚商所以路險毀敵之策無一不諧者聽事之
初西推上之所以夙寤度與念慮遠方之意與夫所以臨軒尉
遣勞動亮之詔鐘叔宣布蜀人呼舞至相與泣下居無何瞿

久東寨賊盜竄窮寇竊發擾三輔全蜀震動當是時關門廢備儲
廩曾耗有司責根棘甚人心寒懼乃下令代以官粟至秋償焉
置亦曾瘠民不勝備蜀田遠距行朝萬里郡邑解攝詳職不問
大吏養交以苟簡為便民小吏偷惰遷以督責為生事事滋不治
民俗獷頑公益倫勤厲練核蕪乃引四路之訟而親決之領略
剖斷支分析解牛縷萬牙細大毛脈是非美醜各聽分位間者
比年鹽酒之法日益蕪穢吏務便文民困月斂父嫗流離斃矣
不聞公喟然曰覆海推鹺之弊極矣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
弛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州縣之吏按舊籍數
計日而責焉殆未有以處之也其何以寬文從遠虞死亡嘗全蜀
而訓人千餘狀其事以對詔嘉許於是委州縣奔走事人令緒求
盈虛損益編之大不告乞庚申之春歲惡饑東山之民羸餓日
甚公命亟發倉賈直貸作饘淳廩以給之賴以全活者十有六萬餘
人又命寘四場於城中選醫分貸飲藥始痊閒糧之數不啻千

刹唯 公洞視蜀人之疾苦思所以拊劘而歆樂之其要在
於庫畫長利存定窮實豕疑去貪濁扶起廢滯以爲弄維西川悠
久無疆之計於是紬戍吏之程督不苛前期要切者寬法吏之
冒濫苟容瀕奪百姓者振伏起滯而開其磨勘墜敗者章滯闕
詔旨賜可嗟乎蜀大國也泉流甘清土壤肥好士皆書工文章
民股水漑田粟稻麻麥鄉伍往來般殷適叡自磨結難而蜀人
始騷矣逮公保摩而來細意兼活財貨運行諸產遂長士農工
商各有以行而人始得以飲食滋味嗟乎公之德於蜀如此而
意猶未厭也復念文翁以道訓蜀諸葛武侯以義保蜀張忠定
公以鉏惡表善善治蜀西蜀即其廟宮而治斯之精勤哉乱不留
賢矣神來神去照映羽衛居頃之又語其屬曰杜少陵詩歌一
千四百有餘篇者其志致未嘗不念君父而斯民爲是憂顧翼
初字距城不能五里寖爲移攤剥何以昭斯文之光于甚自愧乃
斥公帑之余弗費府藏弗勤民力命僧道亦董其事增飾之處

二千五百言泉八十有奇劉手於紹興庚申八月丙戌試季
冬乙亥告成蜀石爲碑一十有六鐫其詞于堂之四周次第甲
乙毛末不从辛酉孟夏淡瀟以職事見公授授之次侍飲字誠
正堂公曰蜀治草堂小異吾儕盍往觀焉飭巳肩輿出郊謁先
主武侯閟宫遂入草堂弔少陵之遺像飲滄浪亭並浣花柏灌
灌可憐破觀詩碣公顧曰吾石多所日矣願得公文以紀其事
淡瀟謝曰公自少齡注省卉料不二十年司帝謨作典誥文書論
大事斥天下之病此開物成務之文而某所難也辭不可則論
著之昔之風人敘君臣父子而訓之禮此天下朋友婚姻而詔
之義表宗廟嘗直壯器賓旅禮樂征伐戎役宮室帝常衣服池
臺歡灌饑君蝸鵝酒醴而制之數善焉哉舞詠歌之不則譏切
箴誨之尹古甫召穆公仍叔史克嘉父之流愁慶乎怨思昌美
乎誦聲是皆功業美惡分辯善敗與國崇替而繼燭後世也少
陵之詩故亦如此根於忠信孝弟者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方

其紆餘扶疎宛轉附物雍容而不迫憒憒乎如抱琴議論寬
於一堂之上父座子立雝雝俞俞於閨庭燕豆礼樂之間至夫
陳古悼今勸直而懼佞抑淫侈崇節義高尚增傷慨憤
當世父子老儒之騷離賦斂征戍之煩數張痛惜悽數瘡閭里
聊之声不翅迫及其身覩遭之其於治乱崇替衰貶否發樂
所憯起伏之变衍迤縱肆无乎不備忽忽乎其能化也就就乎
其通道達物也赫赫乎其揔一神明而贊萬類也游游乎肯
綮奴庭之間寓乎無所終始之際激激乎海水蕩潏飛雲膚
雨之聲乎不得不其極也易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哉乎非
盡天下之至变何足以成天下之至文也僕使史公傳之李充
受之河間獻王陳之而吳公季札觀焉則昭陵之所以爲帝太寶
之所以微肅代之所以中興次爲雅聲爲变風坐而第焉可也
入公治蜀其所以憂恤斯民之心見於施置如此此其所以者
讀杜少陵之詩乎故曰讀光中興集一洗舍生憂公之志也歟

敬井書之年月日仙井俞汝礪記

李太白碑陰記　東坡先生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龍谿先生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天下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謂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閒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薙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谿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磵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黄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逕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鈷鉧潭南磵

朝陽嵓之類皆在獨龍岡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墖巷塹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大平寺西瞰大江是也其果然歟周袁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馭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二十餘年爾其談治道述騷辞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人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正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為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身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獨尊顯于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殁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勝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天下奇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

尤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零陵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頹未有求其遺迹而紀之者予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陸宣公祠堂記

東萊先生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合它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于學官猶古意也唐史載陸宣公贄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呂侯正己復增而新之維秀僻冀行都世治爲天下劇侯獨置將迎期會之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爲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爲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數懇

也未幾泚卒內訌迄如公憂泰夫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紓職在書詔因得以著天子悔過罪己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援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所及僅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就何如哉起建中迄正元垂二十年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惎亹亹乎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士所易窺邪晚節爲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具載於章奏尚可覆也既貶忠州闔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於幽閒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雅猜忌究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茇之邪彼謂避謗不著書君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緼列於鄉論者舊矣故於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淳熙四年四月旦日呂某記

張忠定公祠堂記　　楊柘夫

故贈尚書左僕射濮陽張公不爲政於蜀久矣然蜀人奉事如新行臺畏愛如隔信宿蓋由今崇寧之乙酉距前淳化之甲午逝數甲子已一百一十有三年維是城闕之衣冠尚市區之黎嫗凡幾換易雖其當時駕竹小兒常及公行春折轅車者亦已翳滅飄爲煨塵至於脱漏一二遺子弱孫亦幾衰落跂跂向盡然後生孺子歲時念公乃如公初辦嚴欲離軍府時寡至比其大父與高曾行禮意勤渠及更過之此非人情榮古上鬼喜以所聞爲勝不覩爲神抑亦公之盛德有所膠固令人不可解於心故自公在事吏民固已竊圖容表共祠於家飲食必祝斷無奔我然而比公去治歷年引久乃未有築宇俎豆之者及樞密直學士王公始爲廟室附祠典如古禮而龍圖閣學士劉公文從而潔完之亢事益光巳而星霜流易木石老遼月支歲拄危欹頹仆於是今大尹前戶部尚書虞公過而樁焉曰此蜀召黃

世奈何乎志之言未既有號於衆者曰信也後之矣宜乎公以我為志也我則非人其又奚言且日則相與頓首伏府門下因監史具言所以勲省狀願假期日自効虞公遣吏勞苦罷之亟下令雖陽如其請且以知縣事李君孟侯董匠事凡葺屋七十楹度堂十九搗作十旬百堵用成寢宮閎清牆石鮮整氣色明喜靈觀忽還又以虞公之德為與公合也輒繪生祠而置堂中央并取同時部使者一二大人像雖列其次於是東蜀揚其圖而竊言曰甚矣蜀人之愛張公也其好語故事者往往旁援茫昧為神異之傳學士大夫多疑之故弗諭特論公始所以平治亂紛終所以輯美風俗大抵氣决嚴重如汲黯而不強塞術循安和如倪寬而不儒懦操制共鼓如趙廣漢而不輕急治体綿密如召信臣而不寒儉故內修刑政外靖羌夷皆有度程不失尺寸下至米鹽佑直燕游在所講若紀律不可踰易昔黃霸居潁川羞八年功乃成公領西南亦七歲治益顯然霸微緣飾為奇

恠許畔異路鳳凰神爵疑與上計之奏鵾雀之謠無以異乃公
所為則無有是獨就法理為久遠規殺膏味嗽足後人嗚呼可
謂盛德必百世祀非公所謂耶故論之以告遺民且為迎神詩
曲援巫覡俾歌舞焉而并刻之詩曰
若有人兮㵘上告外趣駕兮爲往朝萬洛兮尋食晡咸泰兮共
張蹇颯飛兮雹掣即參井兮一歇堃翩扉兮俄盡呵力丁兮扶
巘倚鹿頭兮徜徉指其下兮余鄉水油油兮雲委天與地杳兮
耕犁靈既集兮姿止休後乘兮山趾父老羅拜兮勸歸問何闕
兮音旨步從容兮新宮仰桂楣兮叢叢睇壇壝兮四繚紛采飾
兮青紅靈顏愉兮康樂御圜方兮綺錯進巴歌兮俞舞神巳怺
兮不惡西王母兮徼冥臨岷水兮不驚雷霆闕兮窮郵與雪山
兮為倚靈之憔兮澹蕩更千秋兮一餉吏祥液兮天門浸吾人
兮決滯謂君公兮良勞起我厭兮崇朝公行歸兮三府觀此赤
白兮中宵

范文正公祠堂記

龍谿先生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之所揺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万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徒見一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於偶然不知蚤正素定於胷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銘鼎彝書竹帛者豈非一日積也范文正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爲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愛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不過人者國史失其傳固不得而紀也公以進士解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欲以威怒臨公公不爲之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

貧止一馬羸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嶽官有學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館使學者世祝之而属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事柳宗元爲摭其實上之史官今所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蹈憂死且盡工爲死所以安知後世不採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

韓魏公祠堂記

司馬溫公

沒而祠之禮也自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或為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時年寖遠人寖忘之惟唐狄梁公為魏州刺史屬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徭戰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居民蕩覆者太半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為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既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志已之疾閔其勞志已之勞未幾居者以安流者以還飢者以充乏者以足群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從判相州魏人泣涕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也相與立祠於熙寧禪院塑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于相州魏人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會而奠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歲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依佛事未嘗少懈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內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為宰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

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濟水之赴壑无所凝滯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矣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餔啜嬉遊自若曾无驚眩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泰寧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爲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毀非有大功於社稷爲神祇所相佑能如是乎況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知也然則魏公又不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享祀无窮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某爲記將刻于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某實何人敢不自量顧魏人之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談之故不敢辭

定州韓魏公祠堂記

王樞密

韓魏公祠堂繪畫遺事記立天下之功易感天下之心難感之深而不忘又難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余於魏國忠獻韓公見之矣慶曆中朝廷徵北顧憂始詔魏瀛真定並用儒帥而公以資政殿學士帥定武天子倚公以安六年乃得去定人德公深故愈久而益思元豐之際蓋三十年矣思之而不足始相與立祠於郡庠之西求公帥時儀形而神事之皆曰幸見公像如公存焉不獲其所者往而禱曰公幸佑我得其欲者往而謝曰公佑我之賜也每公生及諱之日則又往各盡其情以致祠宇閎不勝仰咨嗟悃愊久之而後去夫豈特惠澤之間哉誠意在前故能交於物貫幽明而無間也自康國韓公申國呂公之為帥既釋奠於夫子常率僚佐及諸生以一獻之禮置祝設幣修敬於公之祠邦人感悅歸美二公後遂為故事元豐末余為邑於安喜州之耆舊有為予道公之遺事至流涕者且曰自

今觀之不知公之功親見其初然後知公之有德於今爾其驟
而公戢之民病而公蘇之人心危而公安之子弟未學而公教
之以情敎物以義制事不可悉數吾懼耆且死子孫傳之失其
眞願摘其可繪者繪於祠堂之兩廡使後世覽觀餘烈而想清風
子能爲我成而記之乎余曰天下之政神而明之不著其迹者
公之心也取而形容先乃示人以不廣哉應曰念公之不可得
而見也而屬其事以慰之遺老之心聊自慰亦非謂其可以盡
公之美也蜀人之於武侯襄人之於叔子魏人之於狄公愛而
思之可謂至矣不知吾定人之於公否也余未暇成其志而
被召以去越明年公之子忠彥由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出
帥於定定人望而喜曰吾家貧政之子也吾公之素意庶乎得矣
縉紳耆舊遺老以爲請余嘉定人之誠愍於公也故喜爲敘而書
之雖然此獨定人之所知也至於公謀謨廟堂經緯大計惟社
稷之憂而忘家之憂群居所懼身獨任之危言決策以明萬世

之福使四海內外生靈黔首享於太平者此公之功在天下而定人之所不知也大議未定公無前卻一心大勳既成公無自伐之色避而去之以為榮貪而君之以為恥時有用捨而公無輕重事有去來而公無得喪此公之德在天下而定人之所不知也定人所不能知士所不能書余亦不能書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一